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二號

據清·徐景熹修曾煜等纂
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影印

福建省

福州府志

(一)

516124/08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35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二號

據

清·徐景熹修
乾隆十年刊本
曾煜等纂
影印

福建省

福州府志

(二)

801.0175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36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福州府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國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借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借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羅允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見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燦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陸路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學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琪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福州府志序

國家

列聖相承覆育四海沐日浴月之鄉莫不

涵濡聲教彙合車書幅員之

廣古今未有乾隆十六年

頒行大清一統志三十五

卷緒

福州府志序

壤綠字職方所紀載固足

彪炳萬世矣歲辛未余自

豫移撫閩疆甯下車知福

州府事徐景熹即以脩府

志為請維七閩介在島

嶠夷之間至三國吳時始

通中國其俗好義而尚文

在昔已然自楊龜山得

川之道而南而羅李繼之

其後子朱子產於崇安倡

明聖學一時薰其德教

皆知以孔孟為依歸迄海

福州府志序

濱鄒魯之稱所由來也福州

為省會之地統志所載辭

嚴義扶舉其大綱即福

建通志羅列全省十郡其

節目亦間有未備則郡志

之脩誠不可已矣願福州郡

鍵雖大小繁簡各殊
要皆長吏才力精神
所為彷徨而周浹者
也如徒以名邦勝蹟
採撫英華有裨棠
故其視紀載為已淺

矣福建於周為七閩
地處閩中自無諸建
國風氣至唐而開至
宋明而盛海濱鄒魯
之稱有自來矣

聖天子仁澤涵濡聲靈旁

簡命總制浙閩次第規畫

閩地數千里名城
大都拱護東南而省
會則節使軍府駐轅
之地所以控制上下
游者也余恭膺
之餘目得考所屬政
績顧恒謂治省郡與
外郡殊治福州與他
省郡又殊何者分省
畫疆勢取居中鎮外
而福州層巒巨浸在

在皆邊地要衝所屬
介山海之間民無蓋
藏仰給上游溪峒業
深易動以肆園閭間
利而巧文而不慚故
為守者揔馭教養恒
什倍其心力以求濟而
又一城之中戎行商販
之所參錯鹽筴軍儲
之所屯貯朝貢舩舶
之所往來徵調轉輸
之所總匯章程不立

國家

則奸宄益滋令甲不
輒則觀聽易惑必太
守徐君勤勤於郡志
之脩輯殆亦樞鑰在
心而參求所以整齊
之法者歟我
列聖相承幅輳廣袤開闢未
有過年恭遇
大清一統志告成出自
內府賚及羣工周書王
會之篇唐人職貢之

畝不足方其盛矣顧郡
志亦有不可廢者蓋紀
載典章朝廷職要郡國
職詳邦域既分統轄似
屬按志而核之其間版
籍戶口賦額百由登耗
坊庸對款農功所由廢
興服用儀節習尚所由
淳漓方物懋遷食貨所
由贏絀以及名卿碩士鍾
靈過化之區廣谷大川
設戍安屯之所莫不條

分縷析較若列眉為
政者補偏救弊於以成
其禮俗登之仁壽馴彼
驕悍而烝我秀髦不獨
宏綱鉅典衣被前光即
邨墟之遺事田叟之風
謠一話一言皆黃堂聽治
所日懸其格式律令者
也詎但稽圖數典多貲
其關遺乎哉夫志者誌
也誌古以範今誌今以垂
後也太守居表率之地

能自別利器於十屬中
對之風聲則自茲以往
直以陶之運鉤與之轉
軸推移變化而無乎不
利由此志也以希踪前
朝賢守嚴虞程蔡何
多讓焉余嘉是書克
成有裨政治而足垂久
遠因著其大指若此至於
排纂體例紀述源流博
奧詳明太守天祿石渠
之彥珥筆優為之不待

贊矣是為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福建浙江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世
襲騎都尉長白喀爾

吉善謨



福州府誌序

旅陶以為器弗精其
模不可得而市也輪
軋以為輿弗納於軌
不可得而驅也守相
以為民師帥不慎持
其樞鑰不可得而整
齊也賢守易直子諒
呂宅心而制度損益
溲綜核載籍圭臬前
賢因以筆之於書昭
法程而垂典則斯則

所謂有綱紀文章者
矣夫圖志之作自古
重之周禮大司徒掌
土地之圖以辨物生施
政教而職方氏按圖
辨地周知財用穀畜
數要使同貫利推之
鄉遂縣鄙簡兵教稼
於是乎詳興事擾民
於是乎集然則外史
所掌四方之志蓋厝
注之權輿弛張之鈐

志之脩其記載有宜異於他
志者數端凡居民材用必因
其地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者異俗為治者不可
不辨也福郡負山帶海生齒
繁庶無不墾之地無不耕之民
而終歲民食常仰資於上游
凡郡至於商賈負販百貨則
皆來自海洋自制府高文良
公請開海禁每年商舶冬
出夏歸十餘年以來百物流
通市集克物米穀之至自外

洋者歲不下百十萬而臺灣
一郡地土肥美多產米穀不
獨下游列郡全資其米即
福郡各屬亦不無利賴焉議
者慮及米糧出洋輒為厲禁
殊不知外洋本不缺米方且
運載內地為有產米反出外
洋之理若臺灣有米不令就
近接濟內地則必遠販他省
矣為閩地民食計近則資於
臺灣遠則資於外洋以流
通乃接濟寓防範於安集福

郡為然下游列郡尤為切要
按之地勢民情利弊昭著惟是
官以遷次而難得久任法以經
時而昧其本來今徐君於海口
要隘開洋招市並悉載入志內
庶後之有心者得以按籍而稽

權其利弊輕重而不為俗說
所惑比他郡志之町無而福州
府志之所首重者也自來治
閩者胥以習俗強悍鬪狠為
患而以余觀之其士夫有力者
皆知急公尚義舉善不倦遇

橋梁道路及貢院考棚凡有
興作不惜傾資以成其事其
士子向學者皆知秉禮度義
比戶鉉歌於理學之薪傳常
思有以繼續之而留心經術其
著撰尤復甚富即福州一郡

而言幾及數百種此非其習
俗之美乎夫芳草宜剪嘉禾
固可宜植徐君於其好義之
大者則志之而於撰述之書皆
詳紀其姓氏凡皆以鼓舞其
趨善力學俾知聲教之為

美也又福州府志之異於他志者也。會城五帝門外即近大洋。余嘗乘舟親至其地。登山。目望則島嶼歷歷在目。皆有險要可守。而前明劉香老、鄭芝龍為寇出入自如。以為怪。乃歷稽舊冊。按之近時設汛之地。何處可以防內。何處可以禦外。皆語徐守詳覈而載之。海防此又福州府志之異於他志者也。自餘疆域建置之類。固可因其舊而增脩。

之耳。徐君績學能文。三世巨翰。苑起家。勤於吏治。識大體。攷以脩志為亟。即其盡所職之一端也。覽方域而可目。知所經理。閱形勝而可以知所脩。禦考官職。則思勿貽曠療之誚。按兵賦。則思勿忘綜覈之宜。視土物。即當默驗虧盈。采謠俗。即當徐圖化導。景前徽庶。得有而講求。蓋治道之綱維。民生之利病。胥於志乎。備余尤願徐君設誠而致行。以

實見諸政治而利閭閻則是志
之脩不僅塗飾文具而有以副

聖天子設官分職治益求治之盛心也夫
是為序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部右侍

郎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

解州府志

序

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加一級紀錄五次陳宏謀撰

